

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

薩都刺



長沙傳播出版社

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

薩都刺

廖菊棟 編著

五洲傳播出版社

編 著 廖菊棟
圖片編審 遲乃義
責任編輯 王 峰
繁體校對 沈錫麟
裝幀設計 田 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叢書：薩都刺／廖菊棟 編著

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10

ISBN 7-5085-1012-7

I. 中...

II. 廖...

III. 古典詩歌－文學欣賞－中國－元代

IV. I20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6) 第128416號

出版發行 五洲傳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蓮花池東路北小馬廠6號

郵政編碼 100038

網 址 <http://www.cicc.org.cn>

制 作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藝術中心

印 刷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開 本 720×965mm 16開 8.5印張

字 數 53千字

定 價 46.00圓

編者的話

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古典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奇葩。早在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創作出了以“詩三百”為代表的優秀詩篇。此後每個歷史年代，詩歌創作都結出豐碩的成果，其中不少名篇名句，膾炙人口，傳誦至今。這套“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書系，選取了歷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詩人、詞人的優秀作品，並加以詳盡通俗的譯注、評解，試圖由此將古代中國人創造的最可珍貴的文化瑰寶介紹給當代海內外讀者。

以“國風”為代表的《詩經》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無論是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對中國后世詩壇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詩歌至唐代而達到高峰，呈現出后人所稱譽的“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而從李白、杜甫等詩人身上，從他們留下的詩歌中，不難看出“風”“騷”以來優秀傳統的回響。他們都有強烈的現實關懷，關注國家、社會、民衆等問題；而這種主題，往往是詩人通過自己的人生境遇和心靈歷程去感悟，通過描繪自然界山川萬物、人間世事民情來體現的。在唐詩的輝煌之后發展起來的宋代詩歌，成就也相當高，但最能表現此年代文學特殊成就的是詞。宋代優秀的詞家把這種長短句詩體運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那或慷慨激昂、或委婉淒清的詞作，今天讀來仍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可以說，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神采的篇章。本書系介紹的詩人、詞人，如東晉的陶淵明，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劉禹錫、杜牧、李商隱，五代南唐的李

煜，宋代的蘇軾、柳永、秦觀、李清照、辛棄疾、陸游，元代的薩都刺，等等，都是中國詩歌史上耀眼的星座。

中國古代詩歌注重抒情、寫景，善於表現友情、親情、愛情、鄉情，以及其他復雜細微的個人情感。這形成中國詩歌又一個強大的傳統。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中國詩歌幾乎從一開始就具有“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特點，情感的表達比較克制、內斂、含蓄，有別於西方的詩歌風格。與此同時，中國詩人們又強調“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善於通過各種藝術手法傳達言外之意，給讀者以無窮的回味、想象空間。古代詩詞中的優秀之作往往寫得深情宛轉，富於形象性和音樂性，誦讀這些詩詞，可以受到多層次的藝術感染和美的熏陶。古典詩詞還善於表現自然之美及人與自然的融合。古人常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本書系中的每首作品，都配以當代畫家根據詩詞意境繪製的中國畫，通過欣賞這些詩、畫，可以更深刻地領悟到中國古代藝術作品中的詩情畫意，品味其藝術之美。

除了“詩情畫意”的特色外，本書系以各位詩人、詞人單獨成冊，以更清楚地展示其不同的個性和藝術風格；各分冊包括詩人小傳與作品賞析兩部分。對每篇作品的賞析，又分為題解、句解、評解三個章節：題解交代創作背景；句解用現代語文對詩詞進行逐句意譯，對某些難懂的字詞作注釋；評解部分則提要鉤玄，對作品特色進行點評。我們的本意，首先是幫助讀者減少閱讀中的文字障礙，繼而是理解詩詞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和寫作技巧。

中國古代經典詩篇把漢語升華到至美至純的境界，足以使每個中國人感到自豪。這些作品是聯接所有炎黃子孫思想、情感的文化紐帶，無論身在國內，還是身在海外，優秀的詩歌對讀者的感召力都是相通的。一個喜愛祖國傳統文化的人，可能會不斷地接觸和學習祖先的這些遺產。久而久之，這些優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會積澱下來，構成每個人頭腦中一道美麗的藝術長廊，不斷給人以教益、激勵和藝術享受。我們期望，本書系所介紹的詩詞名篇能夠成為這道藝術長廊的組成部分。

本書系所介紹的詩人、詞人，都各有很多傳世名篇，限於篇幅，書中每人祇選取了二三十首代表作品。限於編輯水平，書中會有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敬請讀者朋友提出寶貴意見。

目 錄

- 7 薩都刺簡介
- 15 贈彈筆者
- 19 秋夜聞笛
- 23 道過贊善庵
- 27 寒夜聞角
- 33 秋詞
- 37 宿臺城山絕頂
- 41 次韻登凌歊臺
- 45 望金陵
- 49 過居庸關
- 57 上京即事（其六）
- 61 上京即事（其七）
- 65 雪中渡江過山飲陽谷簡上人房（其二）
- 69 三衢馬太守昂夫索題爛柯山石橋
- 75 高郵阻風
- 79 過嘉興

- 85 題淮安王氏小樓
- 89 玉山道中
- 93 越臺懷古
- 97 過高郵射陽湖雜詠（其一）
- 101 芙蓉曲
- 105 初夏淮安道中
- 109 過廣陵驛
- 115 百字令（石頭城上）
- 121 滿江紅（六代豪華）
- 127 小闌干（去年人在鳳凰池）



薩都刺簡介

薩都刺，字天錫，號直齋，元代著名詩人、詞人，有《雁門集》傳世，共存詩詞七百餘首。他是元代詩壇、詞壇的傑出代表，被視為“一代詞人之冠”。但這樣一個有成就的詩人，由於相關史料缺乏，其生平、仕履、祖籍、族屬、作品繫年及背景，甚至他的姓氏由來等問題，卻一直不很清楚。雖然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研究，很多問題仍沒有定論，薩都刺因此成為元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大難題。從以下對薩都刺生平的介紹中，可以看出這種複雜情況。

薩都刺的先祖是西域回回人，答失蠻氏。在元代，“回回”泛指西域信仰伊斯蘭教的諸部族。“答失蠻”本意是指伊斯蘭教中有智識的修行者，後來逐漸被用作氏族的名字。薩都刺的祖父思蘭不花、父親阿魯赤都是武將出身，隨蒙古西征軍東遷來到中原地區，戰功卓著，奉命鎮守山西代州。薩都刺即出生於代州的雁門，故自稱雁門人，詩詞集名為《雁門集》，這是不忘桑梓之情的意思。雁門屬於燕山山脈，所以薩都刺有時也自稱“燕山薩都刺”。

關於薩都刺的族別，一直存在爭議。曾經有人認為他是蒙古人，或者本來是漢人而冒充回回人。經過學者們對薩氏家譜等資料的研究，證明他確實是回回人，信奉伊斯蘭教。元代的回回人並不完全等同於現在的回族，所以有些著作稱薩為“回族”人是不準確的。

“薩都刺”其實並非姓“薩”名“都刺”。這三個字是阿拉伯語的譯

音，“薩”意為“安拉”，即天神，“都刺”意為“賜與幸福、快樂”，“薩都刺”合起來是上天賜福的意思，他的字“天錫”也有同樣的含義。元末干文傳為薩都刺詩集所撰的序文中提到，“薩都刺”意為“濟善”，也就是賜福之意。薩都刺的弟弟字“天與”，意思類似。這種阿拉伯語音譯與漢語意譯的完美結合，體現了薩氏家族在漢文化上的造詣。薩氏家族東遷山西之後，與很多回回人家族一樣，與漢文化不斷接觸、融合。這種轉變在薩都刺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就從姓氏來說，“薩都刺”三字本來應該連在一起，後來在與中原漢人不斷交往、不斷漢化的過程中，他逐漸取薩為己姓，也稱薩天錫。後來他的族裔薩仲禮等都自然而然地以薩為姓。這種漢化情形也體現在身份的變更上，薩都刺的祖父、父親都是武將，而他則被編入當地戶籍，成為普通農家。

薩都刺的生年無法確知。目前關於他生年的說法有八種之多，最早的是元至元九年（1272），這是薩氏裔孫、清人薩龍光的說法；最晚的則是至大元年（1308）。兩者跨度達三十六年，而元朝立國也不過九十餘年而已。薩都刺的生卒年沒有準確的說法，或多或少會影響我們對他生平和思想的理解。在沒有發現更多新資料的情況下，我們暫時採用薩龍光的說法。

薩都刺年少時家境尚可，有條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的父親雖然是武將出身，卻不反對薩都刺接受中原正統漢文化的熏陶。少年薩都刺即與眾不同，既聰明又刻苦，精通書畫，工詩詞，很早就在當地小有名氣。他與接受儒家教育的漢人子弟一樣，充滿雄心壯志，希望有機會實踐自己的治國之策。然而不幸的是，他沒能通過門閥獲得入仕機會；另外，元朝統治者也一直沒有開設科舉，使他報國無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薩氏家族突然家道中衰，經濟逐漸拮据，最後竟陷於“家無田，囊無儲”的窘境。迫於生計，薩都刺祇好像其他擅於經商的回回人一樣，離家南下，通過經商謀取微利來養家糊口。

年紀輕輕即離家遠行，開始奔波的商旅生涯，“嚴霜烈日太行坡，斜風猛雨瓜州渡”（《芒鞋》），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使薩都刺原本就敏感脆弱的心靈充滿了漂泊天涯的苦悶。他經常借詩抒發對生活艱難的感歎和濃鬱的思鄉之情。他寫自己“寥落天涯歲月賒，每逢佳節每思家”（《客中九日》）、“雖云少年慣作客，便覺此日難為情”（《崔鎮阻風有感》）；又說“佳節相逢做遠商，菊花不異故人鄉。無錢沽得鄰家酒，一度孤吟一斷



腸”（《客中九日》）。這些早期詩作多描述淒清的羈旅生活，散發出濃濃的鄉愁。

除了鄉思，薩都刺此時也在經歷棄儒經商所帶來的痛苦。他作為一個有抱負的儒士，卻迫於生活負擔而從事追求蠅頭微利的經商之事，心裏難免會有壯志難酬的憤懣。他早期的詩歌中，經常出現“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趨。朝朝迎送名利客，身身消薄非良圖”（《芒鞋》）之類的詩句，可見他心中時刻存在痛苦和矛盾：到底是屈服於生活的重壓，還是堅持自己的理想抱負？在奔走江湖的行商旅程中，薩都刺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民衆，體驗到百姓們的苦難生活，這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思想。他曾寫道：“紅樓弟子年二十，飲酒食肉書不識。嗟余識字事轉多，家口相煎百憂集。”（《醉歌行》）貴族子弟們不讀書識字，卻過著奢侈的生活，對比自己的境況，他不由得流露出懷才不遇的鬱悶，以及對時世的失望、對社會不公的憤慨。

這種矛盾痛苦的經商歲月持續了好幾年。終於有一天，他意識到“萬事皆由天理順，何愁衣祿不周全”（《安分》），決定結束自己不喜歡的經商生涯，返鄉居家，以耕讀度日。此後，他靜心向學，廣交志同道合的文友，相互切磋。這種田園隱居生活持續了大約二十餘年，為他成為詩壇巨匠奠定了基礎。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朝廷決定開設科舉考試，把漢人、南人分為左榜，蒙古人、色目人分為右榜。頭幾次科考，薩都刺因為父親去世，在家守喪沒有參加。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他參加科考，中右榜，三甲進士及第，終於實現了入仕的願望。這時他已五十多歲，雖然最好的青壯年時期已經過去，但是他感到自己的抱負將有機會實現，仍然萬分欣喜，充滿激情地寫下“小臣涓滴皆君賜，惟有丹心答聖明”（《賜恩榮宴》）、“滿江風浪晚來急，誰似中流砥柱人”（《揚子江送同志》）等詩句，表明要報效朝廷、準備有一番作為的迫切心情。

薩都刺的仕途生涯也並非一帆風順。從他的仕履來看，登第之後先任京口錄事司達魯花赤，後來當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掾史、燕南廉訪司照磨、閩海福建道廉訪司知事等，最後在至正十二年（1352）官至淮西北道廉訪司經歷。他在宦海沈浮二十餘年，自始至終祇是一些正八品、從七品的職位低微的小官，雖然官聲清廉，勤政愛民，百姓交口稱讚，但與他報國救民的理想還是相去甚遠；在經濟上，他的俸祿也僅能使家人糊口而已，仍然不能擺

脫貧窮。他曾自陳“俸薄無積餘”（《寄士巖臺郎》），又哀歎“弱妻貧且病，羸馬瘦仍僵”（《題進士索士巖詩卷》），可見他家境的困窘程度。生活清貧，官職得不到升遷，使他經常發出懷才不遇的感慨，表達自己失意的心情；同時又對掌權者抱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千里馬一樣得到伯樂賞識：“志士昔未遇，常人安得知。一朝忽奮迅，兒女驚且疑。”（《過延平津》）又說：“人生相遇貴相知，孰謂世間無伯樂？”（《題瘦馬圖》）以此來勉勵自己。但他的這種願望一直沒能實現，一生基本都是在貧寒困苦中度過的。

在官場沈浮的二十餘年中，薩都剌了解到官場的黑暗，看透了從皇室到小吏各級統治者之間爾虞我詐、爭權奪利、過著荒淫奢侈生活的內幕。同時他進一步廣泛接觸民衆，更加了解到百姓的喜怒哀樂，這使得他的詩歌裏出現了一批針砭時弊、深刻反映現實的作品。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死於上都，宮廷內爲爭奪帝位而紛爭，天順帝、文宗、明宗幾位皇帝頻繁更換，可知鬥爭的慘烈。薩都剌《紀事》詩裏提到“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等，實際上就是暗指元文宗弑兄奪取皇位的歷史事件。明代瞿佑認爲這是“直言時事不諱”（《歸田詩話》）的政治詩。薩都剌認爲當時的權臣燕鐵木兒沒有起到穩定政局的作用，其《鼎湖哀》一詩云：“吾皇想亦有遺詔，國有社稷燕太師。太師既受生死託，始終肝膽天地知。漢家一線繫九鼎，安肯半路生狐疑。孤兒寡婦前日事，況復將軍親見之，況復將軍親見之！”明捧暗貶，語句犀利，後面兩句更是重複呼喊，痛心疾首。他直接寫燕鐵木兒醉生夢死的奢侈生活：“朝作樂，暮作樂，朝暮杯盤金錯落。”（《傷思曲·哀燕將軍》）這是毫不隱諱的、大膽的揭露和諷刺。這些詩對史家諱言的事實進行揭露和鞭撻，刺惡諷邪，正直不阿。清人顧嗣立稱讚他：“史氏多忌諱，紀事祇大抵。獨有薩經歷，諷刺中肯綮。”這類政治詩雖說藝術成就不算很高，但其精神足以使後人敬佩，並且這類詩歌也成爲元史研究的重要輔助資料。

薩都剌一方面真實記錄和批判帝王官吏的統治，另一方面也如實記載民間疾苦。《漫興》中寫道：“去年干戈險，今年蝗旱憂。關西歸戰馬，海內賣耕牛。”戰爭、蝗災、徵用戰馬、賣掉耕牛糊口，真是天災更兼人禍，人民的苦難不斷。《早發黃河即事》更是從貧富對比的角度反映民間的痛苦，黃河沿岸人民租役沈重，收穫時“嘗新未及試，官租急徵求”，又因爲



官府組織修築河防，“驅夫如驅囚”，“人家廢耕織，嗷嗷齊東州。饑餓半欲死，驅之長河流”，不僅租稅沈重，甚至無暇耕作而使農事廢棄，這讓老百姓靠什麼來生活？而相比之下，那些“長安里中兒”則“朝馳五花馬，暮脫千金裘。鬥雞五坊市，酣歌最高樓”，不勞而獲，卻享受著奢華的生活。這種強烈對比，表達了對社會不公的譴責，對百姓的深厚同情。薩都刺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尖銳的社會矛盾已經導致“夜有盜賊憂”的局面，官逼民反，社會動蕩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事實上，正是因為徵發黃河河工而引起起義，最終導致元朝統治的傾覆。

《鬻女謠》、《織女圖》等詩也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弊端。薩都刺心情沈重，卻又無能為力，祇能大聲疾呼“上天胡不呼六丁，驅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戰爭”（《過居庸關》），表達百姓們渴望戰爭停止、天下太平的心聲。由於寫了這些反映現實的作品，薩都刺被認為是元代最有“詩史”風格的詩人。

薩都刺的山水詩頗為後人所稱道。從他的仕履來看，曾多次南下北上，到過江蘇鎮江、南京及福建等地任職，有機會遊歷南北景物。寫景紀遊的作品成為他詩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詩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寫景與懷古撫今相結合的懷古詩詞。他登臨名山勝水，往往把眼前的古跡形勝與思古之幽情結合起來，同時隱晦地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表露自己對歷史的看法。像《越臺懷古》、《望金陵》等詩歌，《念奴嬌·登石頭城》、《滿江紅·金陵懷古》等詞作，廣為傳誦。這些作品具有大浪淘沙的蒼涼之感，體現出薩都刺磅礴大氣、坦然而又進步的歷史觀。這些詩詞裏也蘊含著薩都刺憂國憂民的情懷。當時元王朝迅速走向沒落，統治腐敗，社會動蕩，薩都刺的滿腔熱血，祇能變成詩歌裏的憂國憂民情懷，懷古傷今成為他詩歌的一種沈痛的基調。

薩都刺另有一部分山水詩，沒有上述沈重內容，祇是寫景抒情，風格清新，飽含對錦繡山河的熱愛。至元二年（1336），薩都刺由燕南廉訪司照磨升遷為閩海廉訪司知事，從京城前往福建赴任，途經揚州、姑蘇、嘉興等地。至元三年，又遷河北廉訪經歷，離開閩地赴任，取道江西探望其弟薩天與。面對江南及閩、贛等地的青山秀水，他寫下《過嘉興》、《初夏淮安道中》、《玉山道中》等山水詩名篇。在他的筆下，南方風景有時煙雲茫茫，“三山雲海幾千里，十幅蒲帆掛煙水”（《過嘉興》）；有時又“魚蝦潑潑

初出網，梅杏青青已著枝”（《初夏淮安道中》），生動活潑，有聲有色；既有“野花多映水，山鳥自呼名”（《玉山道中》）的盎然野趣，又有“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宿臺城山》）這樣悠然含蓄的夜景。他的山水詩每一首都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景裏含情，情融於景；或氣勢宏大，或明媚秀麗，或奇瑰絢爛；有的充滿生活氣息，有的又充滿豐富的想像。明人毛晉在《雁門集跋》裏稱讚薩都剌“以北方之裔而入中華，日弄柔翰，遂成南國名家。今其詩諸體俱備，磊落激昂，不獵前人一字”，充分肯定了他獨具風格的詩才。

薩都剌的詩歌被譽為“諸體俱備”，他能駕輕就熟地掌握各種詩歌體裁，樂府古調、五言古體、七言古體、五言近體、七言近體等無一不精。這是他對詩詞熱愛和努力學習的結果。

雖然毛晉稱讚薩都剌因學習漢文化而最終變成“南國名家”，但是薩都剌仍有著與南方詩人不同之處，這主要體現在他所寫的塞外詩篇上。約在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薩都剌在金陵任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掾史，秋冬之際，被派往上京迎接新任南臺御史中丞馬伯庸。雖然祖上來自西域，薩都剌自己卻是第一次來到塞北，領略塞外風光。他寫了《上京即事》十首，草原風光、上京宮廷生活，以及草原人民的生活片斷，都形諸筆下。與前人邊塞詩多充滿悲壯、蒼涼氣氛不同的是，他是以回歸故土的心情來描寫，筆調熱情，詩裏充滿勃勃的生機。如寫草原人民的生活，有“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這樣牧歌般的恬美場景，又有“呼鷹腰箭歸來晚，馬上倒懸雙白狼”這樣讚美草原健兒的詩筆。這些詩沒有唐以來邊塞詩常見的殺伐征戰之氣、生離死別之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平靜而又溫馨、歡樂的生活，別是一番風情。

薩都剌還有一類詩歌也常被後人提起，就是他所寫的宮詞和所謂麗情樂府。自唐代王建創作《宮詞》百首以來，宮詞成爲一種特殊的體裁，內容大多寫宮中生活，尤其是宮女的怨情。薩都剌寫有《秋詞》、《春詞》、《四時宮詞》等，描寫宮中女性的生活片斷，擬想她們的所想所感，秉承了唐以來宮詞的內涵。有些作品則脫出一味哀怨的窠臼。如《秋詞》“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抓住宮車夜行、紫衣小隊、銀燈、清霜等細節，不置一字評論，即描繪出一幅幽靜、深遠、耐人尋味的宮中生活畫面，儼然清麗雋永的寫景小詩。元代詩人柯九



思、楊維禎等也擅寫宮詞，但以薩都刺最爲時人推崇。楊維禎稱讚薩都刺的宮詞“雖王建、張籍無以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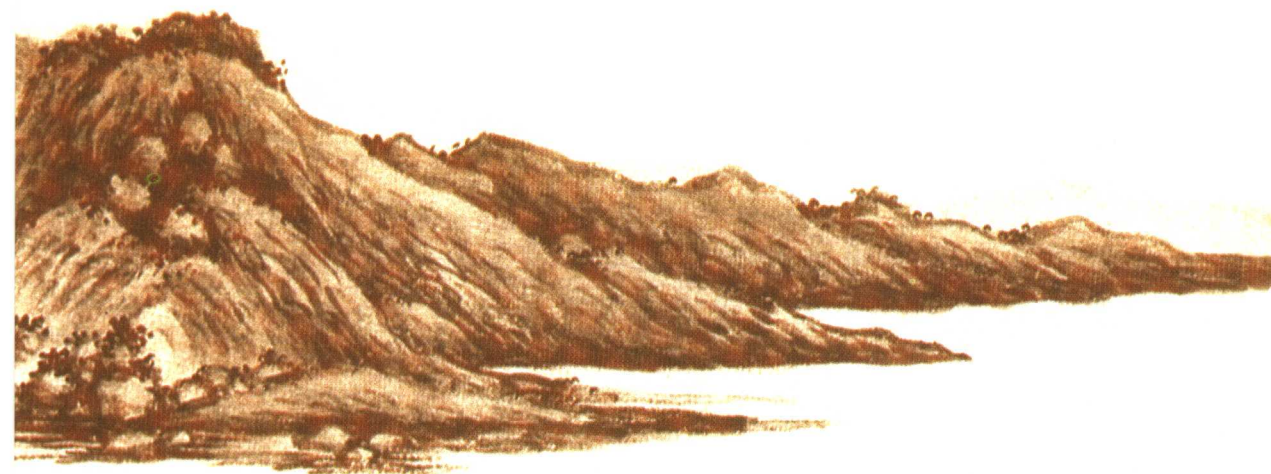
反映婦女情感的《芙蓉曲》、《燕姬曲》等七言樂府，風格蘊藉婉麗，融情入景，尤能體現虞集給薩都刺所下的批語“最長於情，流麗清婉”，所以被稱爲“麗情樂府”。《芙蓉曲》描寫的是江南的秋江女兒，《燕姬曲》則寫北地的燕京女兒，雖然一南一北，但都寫出年輕女子對自己命運的憂心。

薩都刺其他類型的詩歌，如詠物詩《芒鞋》、《雨傘》等，其惟妙惟肖的刻劃和出人意料的深刻議論也常被後人稱讚。他一直與僧人、道士往來，談詩論道，比如與當時有名的道士張雨交往就很頻繁。張雨號句曲外史，也是著名詩人、畫家。在與張雨互相贈答的詩歌中，薩都刺多少表達了向道之心，以及對平靜的隱居生活的無限向往。

晚年的薩都刺，眼看著社會矛盾激化，天下大亂，自己又年邁而無能爲力，遂心灰意冷，結束宦宦生涯。這時他大概已八十歲了。那麼薩都刺是如何度過他的餘年的呢？由於沒有準確的資料，這又成爲一個疑點。有人認爲他成爲方國珍的幕僚（柯劭忞《新元史》），但此時薩都刺年事已高，未必還有精力勝任幕僚之職，而且據記載方國珍最忌色目人，此說法未必可靠。據《江南通志》記載，薩都刺“登司空山太白臺，歎曰‘此老真山水精也’，遂結廬其下，避世終焉”，認爲他最後在深山中隱居，度過餘生。這一說法與薩都刺樂遊山水、又屢屢表達要歸隱的意圖相符合。但是由於沒有確切記載，我們祇能說，他最後是不知所終，卒年不詳。

薩都刺詩歌在他生前沒有結集出版過。他去世之後，明人爲他編輯了《雁門集》，但是版本不精，收詩不全。直到清人薩龍光編《雁門集》十四卷，薩都刺詩纔有較爲完備的集子。薩龍光自稱係薩都刺裔孫，他將薩詩重新編年、注釋，這個版本被認爲是薩都刺作品最好的版本。當然，目前隨著新材料的發現，將會有更完善、準確的薩都刺詩集整理本出現。

作爲一名回回詩人，在薩都刺身上既反映出元代大一統格局下所產生的西域民族吸收漢文化成就的趨勢，也體現了中國詩歌發展到元代所取得的新成就。元末干文傳在《雁門集序》中總結薩都刺詩歌的風格說：“豪放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門，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嫵媚也。”對薩都刺多樣化的創作風格、獨有的西域詩人特色，作了很好的概括。



贈彈箏者

銀甲彈冰五十弦，
海門風急雁行偏。
故人情怨知多少？
揚子江頭月滿船。

題解

清薩龍光將這首詩歸入元泰定四年（1327），即薩都剌登進士第前後。詩題中的“彈箏者”，一般認為指當時揚州箏工沈生。元代另一位詩人張翥的詞《聲聲慢》，題下說明“揚州箏工沈生彈虞學士深《浣溪沙》，求賦”，後人認為沈生與當時的文人墨客有交往，這首詩中的彈箏者大約也是這位沈生。不管彈箏者是誰，這首詩描寫詩人聽到箏的演奏而發出知音何在的感慨，這既是彈奏者的心聲，也是作者的心聲。作為一首贈答之作，既切合對方身份，又符合自己的心情，中間還運用了以虛寫虛、暗喻的手法，是一首值得細讀的小詩。



贈彈箏者 詩意圖 李也青繪